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五種

野性的呼喚

美國傑克·倫敦著 劉大杰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五種

野性的呼喚

美國 傑克·倫敦 著

劉 大 杰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五種

野性的呼喚

原 名 The Call of the Wild

原 著 者 Jack London

中 譯 者 劉 大 杰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 話 46364 46365

印 刷 者 以 琳 印 刷 所
地址：上海四川北路一四〇八號
電 話 電 6 2 2 5 3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 1—2000冊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版 2001—4000冊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前記

蘇聯巴拉托夫在「論傑克·倫敦」的文章裏，（註一）這麼說：「目前正在進行英勇鬥爭，反對國內的帝國主義統治集團，反對新世界大戰的挑撥者的那些美國的進步人士，都深深地尊崇着傑克·倫敦的名字；因為他是那創造了美國文學的思想性、博愛和爲自由而鬥爭的傳統的、前進藝術家的光榮星羣中的一個。傑克·倫敦以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生於加利福尼亞舊金山附近奧克蘭城的一個貧農家裏。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極端貧乏窮困和艱苦勞動的情況中度過的。他親身體驗了在美國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生活的一切痛苦。藝術家傑克·倫敦在創作上的成長和發展，是同美國階級鬥爭的成長，是同那受到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有力推動而起的美國工人運動的發展，緊密地聯繫着的。『不管目前俄國革命事件的直接結果如何，』倫敦在隨筆「革命」中寫道：

「我國的社會主義宣傳，畢竟由於這事件而獲得一種推動力，這種推動力，在現代階級鬥爭的全部歷史中是無與倫比的。現在爲着爭取自由而進行英勇鬥爭的，只有在俄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領導下的俄國工人階級。」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間，倫敦週遊全國，在工人階級面前，朗誦他的社會性作品，作有關俄國革命事件的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候他受到了反動派和資產階級報章雜誌的殘酷攻擊與迫害。

在很多城市裏，反動的奴僕們明白地顯示了美國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比他們在法西斯德國的未來同志們作得更早；他們闖進圖書館，強迫沒收傑克·倫敦的作品，就在那裏的街上毀掉，並且以懲罰作爲威脅，禁止圖書館管理員保存或向讀者出借這位作家的作品。

「倫敦的世界觀是雙重的、矛盾的，這也反映在他的創作中。他是一個來自民間的作家，他的作品絕大部份，包括最優秀的在內，都充滿着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刻的不可調和的憎恨，洋溢着階級鬥爭的激情；但是他也有些作品，使人感到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如「愛爾辛諾爾的叛變」，「大房子裏的小主婦」等……一九一三年，由於美軍進入了墨

西哥，威爾遜總統向國會提出了加強武裝力量的法案，傑克·倫敦用論文「好兵」來回答了這個法案。在文中，他號召了美國青年不要參加美國干涉軍的隊伍。「退出軍隊，」他寫道：「脫離陸軍和海軍，我們不需要殺人的軍隊。」今天，當現代美國人民和全世界的進步力量對資本主義反動派和戰爭販子們進行鬥爭的時候，傑克·倫敦的創作遺產，他那些最優秀的作品，都成為美國人民和進步力量手中有力的武器。」

關於「野性的呼喚」的創作過程與藝術成就，斯通在「傑克·倫敦傳」（註二）裏寫道：

「這是一篇狗的小說，他原想寫四千字，作他年前寫的另一狗的小說的姊妹篇。在四天的末尾時，他已經寫了四千字，使他吃驚起來，因為他發覺，他不過剛剛起一個頭。那篇小說取得了一種他夢想不到的氣勢和範圍。他決定給這部書題名為「野性的呼喚」。隨它的意思發展下去，因為到這時候，小說成了主人，而他自己反成為寫它的僕人了。這部小說完全佔有他的想像力，激動了他，和他過去所寫的其他小說不同。一連三十天，既愉快，又辛苦，他用粗鉛筆在草稿本上寫作，後來改正了幾個字，便用打字機打了出來，他忘

記別的一切——朋友，家庭，債務，新生的嬰兒，以及麥美倫公司每天送來的一束一束的校樣；他只同他的狗——巴克過下去，巴克是聖巴那特巨型狗和愛爾蘭牧羊犬的產物，原是桑達克拉娜谷牧場上的鄉村紳士，後來被人綁架，運到克朗克代的原始荒野中去的。

『不久，在星期三的宴會上，傑克·倫敦補償了對朋友們的疏忽。他靠在火爐旁的舒適的軟榻上，客人坐在窗檯地板的墊子上。在他淡藍的眼睛裏，含着一種嚴肅的神氣，一隻手輕輕地梳着他的頭髮，他對他們朗讀着偉大的巴克的故事。這隻狗在森林的呼喚和野狼的記憶把他拖回原始生活以前，繼續忠誠對於人類的熱愛。那一晚沒有打牌，也沒有狂放的笑聲和開什麼玩笑，傑克·倫敦一直讀到早晨一點鐘，他周圍的人們，愈來愈靜寂。當他讀完時，他那些一向歡喜饒舌的朋友們，都無話可說，但他從他們閃光的眼睛裏，看見了他們的思想。他一連三年寫作阿拉斯加故事，終於證明不錯，他在一種藝術形式中，把自己表現得那麼純粹，那麼完美，一連幾個鐘頭，他的聽衆和他分享他在創作中所感到的歡喜。……「野性的呼喊」出版後，受到普遍的歡迎，報界作了非常的好評，一致稱譽它是充實美國文學的經典作品……』

關於傑克·倫敦，和「野性的呼喚」，在上面這兩段文字裏，寫得很簡明，我自己也就無須再說什麼了。這本書是我從前翻譯的，曾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次作了重大的修改，錯誤恐仍難免，請讀者指正。

劉大杰 一九五三年，上海

註一 本文見於蘇聯「火花雜誌」一九五一年一月號。

註二 斯通 (Irving Stone) 美國人，他寫的「傑克·倫敦傳」，是公認的一本真實的書，有董秋斯的中譯本，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目次

前記	一
一 到原始去	一
二 棍與牙的法律	六
三 原始野獸的支配慾	三
四 哪一個獲得了支配權	五
五 挽革和雪道的苦工	七
六 爲了一個人的愛	九五
七 呼喚之聲	二六

一 到原始去

昔日的流浪的熱望在跳躍，

憤怒着習慣的鐵鍊，

從冬日的蟄眠中，

天然的野性覺醒！

巴克（狗名）是從不讀報紙的，否則，牠會知道牠的災難快來了。這災難不僅是牠一個兒的，從普基桑特到珊達果止，凡是筋骨強壯，身披溫暖長毛，生長在太平洋沿岸的狗，遲早都要遭遇。因為在北極荒地探險的人們，發見了金礦，又因輪船公司和運輸行把這種發見，大大地加以宣傳，於是無數的人們，都狂奔向北方去。這些人們，需要狗用。而且他們所需要的，都得是筋骨強壯，能堪受苦工，並有深長的皮毛，足以抵禦嚴寒的大種狗。

巴克住在向陽的桑達克拉娜谷的一所大房子裏。這房子叫做米勒推事的公館。房子是建立在大路的後面，一半隱藏在樹林裏，從樹林中，隱約可以瞥見那圍繞屋子四面的、寬闊而陰涼的迴廊。屋子的前面，是很寬很闊的草地，幾條細砂鋪的車馬道，縱橫其間，直達門前，這些車道的兩旁，盡都是高大的白楊樹，樹枝高高地交叉着。屋子的後面，和正面比較起來，廣闊的規模，更形巨大。那裏有許多大馬房，十二個馬夫和童僕們，在那裏出入。又有幾排僕人們住的茅舍，屋上都蔓着葡萄藤子。還有整齊地漫無止境地排列着的一列置物室，又有很長的葡萄棚，青草的牧場，果樹園和漿果田等。以外還有裝着抽水機的噴水井和一個水門汀做的大水池，推事的孩子們，早晨便在這裏游泳，下午天熱的時候，也在這裏乘涼。

巴克統治着這個巨大廣闊的莊園。他是在這裏生長的，在這裏已經過了四年的生涯了。不錯，那裏另外還有別的狗。在這麼一個廣大的地方，當然是還有別的狗的，但是，牠們都算不了什麼。牠們都是來去無常，或者住在那些擁擠不堪的狗舍裏，或者像日本種的圖茲和墨西哥產的無毛狗衣沙卑，偷偷地住在屋角裏——這些奇特的動物，永遠不出大門

一步，脚也不大踐踏土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小獵犬，至少有二十四。當圖茲和衣沙卑被拿着掃帚和拖把的一羣女僕保護着，從窗口向牠們看的時候，這些小獵狗們就做出可怕的樣子，向牠們汪汪地吠起來。

但是，巴克不是關在家裏的犬，也不是住在狗舍中的犬。這全部的領土都是牠的。牠跟着推事的孩子們跳到游泳池裏去頑，或是同去打獵。他伴衛着推事的小姐萊莉和亞利司，在清早或是黃昏時，作漫長的散步。到了冬晚上，牠便在書室裏熊熊的爐火前面，躺在推事的腳下。有時，牠讓推事的孫兒們跨在牠的背上，或是在草地上打滾。有時保護着他們，作冒險的遠足，走到馬廐院子裏的泉水邊，甚至還遠一點，一直走到小牧場和漿果田裏去。和小獵犬一塊行走的時候，牠昂然闊步着，對於圖茲和衣沙卑，牠全不放在眼裏，因為牠是王——是米勒推事家裏所有爬的、走的、飛的、（人也包括在內）各種東西的王。

牠的父親愛爾摩是一匹巨大的聖巴那特種，曾是推事寸步不離的伴侶。巴克和牠父親差不多一樣，牠沒有牠父親那麼長大，只有一百四十磅，因為牠的母親西普，是蘇格蘭牧羊人養的家犬。不過，就這一百四十磅再加上良好的生活和一般的尊敬，使牠具有一種威

嚴的帝王的氣派。從牠的仔大時代到現在的這四年間，牠過的是一種優裕的貴族生活。牠就如一些鄉紳一樣，因為不常與世往來，於是就相當自尊而且還有點自傲了。但是，牠還沒有變成一匹只會奢侈的家犬。牠常出去打獵，又常作種種的戶外遊戲，因而體上不生肥肉，而且筋骨也非常強硬。游水對於牠，也和對於其他的水浴動物一樣，成了一種身體強壯劑，健康的保全藥。

當一八九七年的秋天，克倫達發見砂金，引得人們從全世界奔向冰雪的北方去的時候，巴克的生活情形，便是這樣。但是，巴克從不讀報，也不知道園丁們中那個叫馬紐爾的人是一個壞朋友。馬紐爾有一個最壞的惡癖，他歡喜賭中國牌九。而他賭博的時候，又有一個極壞的弱點，即是相信有一種保證贏錢的方法。因此，就使他註定要倒霉了。這種呆賭是要許多錢的，然而，一個園丁助手的新金，連養妻子都不够哩！

在馬紐爾拐騙巴克的那個可紀念的晚上，推事正到葡萄乾製造者的公會開會去了，他的兒子們，正忙着創立一個運動俱樂部。誰也沒有看見馬紐爾和巴克從果樹園裏走出去，巴克呢，以為這只是去散散步。他們走到叫做加勒基拍克的小車站時，除了一個孤獨的人

以外，誰也沒有看見他們。那個人同馬紐爾談了一些話，玳瑁的錢幣聲，在他們中間響着。

『你怎麼不把牠細好才給我呢！』那人粗暴地說。馬紐爾就用一根粗的繩子，在巴克首環的下方，把牠的頸子纏了兩轉。

『你只消把這繩扭緊，就可以扼死牠呢！』馬紐爾說。那人同意地哼了一聲。

巴克就從容地任他細住。老實說，這在牠是一種不常有的把戲；但是巴克的經驗叫牠信賴牠的熟人，信賴他們有比牠自己更高的智慧。可是，當那根繩頭交給那人的手裏時，牠却聲勢汹汹地狂吠起來。牠這樣只是暗示牠的不高興，在牠的自尊心裏，牠以為暗示就是命令了。可是，叫牠吃驚的是，那根繩子，不但不放手，而且在頸子周圍緊了起來，快要窒住牠的呼吸了。牠一陣急怒，就撲到那男人身上去，那人也就迎將過來，緊緊抓住牠的喉管，使一股巧勁，把牠四腳朝天的打翻在地上。接着，那根繩子，殘忍地更加緊起來，同時，巴克在憤怒的狂暴裏掙扎着，舌頭也垂出口外來，巨大的胸部只是無益地鼓動着。牠一生中，從沒有被人這麼惡毒地擺弄過，也從來就沒有這麼憤怒過。但是，牠的力

量漸漸地衰弱了，牠的眼睛昏眩了，過後，人們如何舉旗子使火車停住，兩個人如何把牠丟到一輛貨車裏去，牠一點都不知道。

等牠醒轉來時，牠只模糊地覺得舌頭受了傷，自己是在一個車子裏搖動着。火車過交叉路時，汽笛放出尖銳的叫聲，告訴牠是在火車中了。牠會時常和推車一塊兒旅行，乘火車的感覺牠是很知道的。牠睜眼一望，知道牠是被拐了，一陣勃然大怒，好像一個被劫的國王。那個男子跳過去想扼住牠的喉管，但是巴克比他還快。牠的兩顎已經緊緊地咬住那個男子的手，一直到那人又扭緊繩子，把牠扼昏過去。

『嚇！這狗有瘋病！』管車員聽見爭鬥的聲音，跑過來查問時，那男子對他這麼說了；一面藏住被咬的手，不使他看見。『主人叫我帶牠到舊金山。那裏有一個有名的獸醫，說是能醫好牠。』

過後在舊金山臨海一個酒店後面的小屋裏，那人把這晚的事，替自己大大的表白了一番。

『爲這東西，我一共只得到了五十元錢。』他不高興地說，『下次，就出一千塊現錢，』

叫我去帶牠來，我也不幹了。」

他的手是用一條血淋淋的手巾包着，他右腳的褲子從膝到腳跟都扯破了。

「賣主得了多少？」酒店的老闆問道。

「一百塊！」這是回答。「一文也不肯少。所以請你照付吧！」

「那末一共是一百五十塊？」酒店老闆計算着。「這狗可值得這麼些。不然我真是一傻瓜了。」

誘拐者解開血染着的毛巾，看着他那咬破了的手。

「我不得瘋狗病才不信哩！……」

「那是你命該如此。」酒店老闆笑了起來。「喂！幫我一點忙再走。」他添了一句。

巴虎從咽喉和舌頭上，感受着難堪的苦痛，神迷目眩地已經被勒到半死，可是，牠仍然想對牠的迫害者反抗。但是，他們把牠按在地上，不住地勒緊牠的咽喉好幾次，終於從牠的頸上，把那個大的銅頸圈解下來了。於是，繩子也解了下來，把牠投進一個鳥籠似的檻中去。

那疲乏的半夜，牠就在那裏過了，養息着牠的憤怒和損傷了的自尊心。牠一點也不懂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莫名其妙的人，到底要把牠怎麼樣呢？為什麼他們要把牠關閉在這個狹小的籠子裏呢？牠不知道這是什麼理由，但是牠已漠然感到將有大難臨頭，心裏一直就被這種預感壓迫着。在那晚上，牠一聽見那小屋子開門的聲音，好幾次跳了起來，滿想着來的是米勒推事，至少，也是推事的孩子們。但是，每次都是那腫臉的酒店老闆，手持一支昏暗的牛油燭，走來看牠。於是，每次在牠的咽喉中顫動着的歡喜的叫聲，都變為狂暴的咆哮了。

酒店老闆也不睬牠。到了第二天早晨，有四個人走進來，攙起那個籠子。巴克確定這又是來迫害牠的人，因為來的都是一些相貌醜惡，衣服襤褸，頭髮蓬亂的傢伙，牠就在檻裏向他們憤怒地咆哮着。他們只是笑，還拿着棍子去砸牠。牠立即用牙齒去咬那棍子，一直到牠知道他們正是故意要牠這麼做，牠就不再去咬了。於是，牠愠怒地躺着，聽他們把那個狗籠子載上車去。以後，牠和那個監禁着牠的籠子，一個人一個人地，經過了許多人的手。運輸公司的書記，暫時照管了牠；牠又被搬到另一輛貨車上；後來又同一些箱子和